



相思

XIANG SI
XI YOU SHI

金丙

著

系有时

“赵有时，
我嗯你。”

晋江新晋人气大神金丙
极致书写我们念念不忘的青春

只这一句话，
让她赌上了全部的幸福，义无反顾。

他聪明、大胆、骄傲，如太阳般耀眼夺目
她单纯、内敛、谦和，如月光般清新脱俗



相思

XIANG SI
XI YOU SHI

系有时

金丙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相思系有时 / 金丙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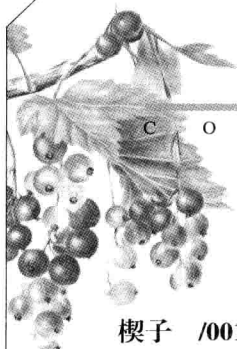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99-7999-1

I. ①相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6003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相思系有时 |
| 作 者 | 金 丙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选题 策 划 | 石 颖 何亚男 |
| 责任编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字 编 辑 | 张 静 |
| 责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集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×1000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360千字 |
| 印 张 | 19 |
| 版 次 | 2015年2月第1版,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7999-1 |
| 定 价 | 26.80元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楔子 /001

上卷 年少无知 /003

第一章 不是青梅，不是竹马 /004

第二章 赵有时，到我这里来 /017

第三章 一点一点靠近 /032

第四章 有时，会情不自禁 /042

中卷 我们在怒放 /054

第五章 初恋是懵懂、是难舍难分、是期待 /055

第六章 只想与你分享 /0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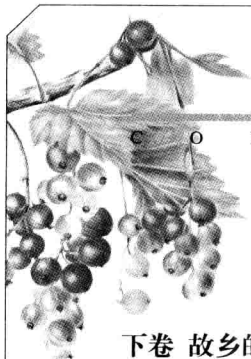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章 属于彼此的小时光 /079

第八章 谁的青春，都会经历离别 /091

第九章 风起波澜 /108

第十章 他的善，只属于她 /119

第十一章 再见，我的年少无知 /132



C O N T E N T S 目录

下卷 故乡的云 /153

第十二章 回来了，失忆了？ /154

第十三章 死缠烂打 /167

第十四章 赵有时，我错了 /181

第十五章 百般讨好 /198

第十六章 一起揭开当年真相 /213

第十七章 相信天理昭彰 /227

第十八章 她之重 /240

第十九章 终于一起走过 /255

第二十章 十字街口，幸好你爱我，我爱你 /272

番外 /287

番外一 空白 /287

番外二 赵有时，我嗯你 /289

番外三 翟闵，我要给你生猴子 /293

番外四 奶爸难为 /296

楔子 两首歌的时间

七月上旬，电视新闻一直在播报最近的群体骚乱事件。当初，赵有时“有幸”目睹了全过程，事后病倒，大家都说她受惊过度，任凭她如何辩驳内外温差和受冻感冒的关系，大家依旧怜惜待她，唯好友郑妙君说：“这真是一个看脸的世界，大家都被你的长相欺骗了。”

这天服完感冒药，赵有时昏昏沉沉地趴在床上，事后也记不起自己是怎样接的电话，只隐约记得那头说到“泸川市”，她“嗯嗯啊啊”地应答，醒来以为是场梦，查看通话记录后才呆住。

郑妙君提着水果来看望她，进门问：“怎样，好点没有？”

赵有时蜷在沙发上，迟疑地说：“妙君，我想打一个电话。”

“打啊。”郑妙君奇怪道。

“是国际长途。”

郑妙君不解：“舍不得电话费？”

赵有时摇摇头，没有多说，等郑妙君走后她才拨通那串号码，对方自称“林大姐”，是街道办事处的员工，说一口泸川口音的普通话，听完赵有时的问题，她有些不耐烦：“我刚刚才给你打过电话，怎么又问？”到底还要尽责，遂将房子拆迁的事情又说了一遍，问赵有时想委托亲戚处理，还是自己回来处理。

赵有时却问：“林大姐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号码？”

林大姐的耐性似乎已到尽头，突然提高嗓门，将赵有时的耳膜都要震破：“赵小姐，你以为我是骗子？不要浪费时间行不行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我只是负责通知！”说完就要挂电话，话筒还未完全放下，林大姐骂骂咧咧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，似乎提到了“赵有时”的名字，那头有人问：“赵有时？就是那个赵有时？”林大姐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可惜电话在这时挂断了，赵有时没能听她们议论自己。

赵有时谨慎，上网搜索信息，查到旧房一带果然要拆迁，确定林大姐“不算”骗子，只是不算而已。

几天后，她提了水果去郑妙君的诊所看她，与妙君喝了一顿下午茶，说：“我下周回国。”

郑妙君说：“你这几天有些古怪，我猜你有事。”

“能有什么事，老房子要拆迁而已。”

“老房子？原来你在中国有房产？”

赵有时笑道：“要不然你以为我二十多年住在哪里？”

说说笑笑两个小时，道别时郑妙君喊住赵有时：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赵有时已经迈步，闻言后身形稍稍停顿，没有转身。不过两秒钟，郑妙君又换了一个问法：“那你还回来吗？”

无论答案是什么，回国的事宜总要准备起来。

夏天是个好时节，行李不需要太多，处理完手头工作，赵有时踏上了前往机场的路，半途她接到了国内友人的电话，这次回国她只通知了小佳。

小佳的声音有些沙哑，问她：“你几点的飞机？”

赵有时报了时间才问小佳：“你感冒了？”

小佳“啧”了一声，吐起苦水：“是被烟呛着了。我现在真后悔之前犯花痴跟你说的话，这家老总除了长得帅钱太多，没一点优点。刚才我去他办公室，还以为里面拍戏放干冰呢，全是烟，这烟瘾也太吓人了，我等了半天他也不吭声，阴沉沉的一脸凶相，吓死个人！”过了一会儿又自恋道，“你说他是不是暗恋我，否则为什么把我叫进去又不说话？”

赵有时失笑，打趣她脸皮厚得赛城墙，结束通话，车子也恰好抵达机场，郑妙君约了病人，并不打算送赵有时登机，她从仪表台的抽屉里拿出一个Mp3，说：“给，你永远只听的那两首歌，飞机上慢慢听。”

Mp3年头已久，大家早就不爱用这个了，赵有时差点忘记有这样一个电子产品：“你怎么找到的？我以为搬家的时候丢了。”

Mp3里大多是高中和大学的英语听力题，赵有时对音乐没有多大兴趣，里面只存了两首她最中意的歌，许久没唱，连歌词都有些模糊。登机落座后，她迫不及待地打开了Mp3，跳过英语听力，熟悉的曲调绵长悠远，拉扯着她的记忆。

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，或平淡无味，或波澜起伏，不拘阅历，不限山河，自出生起，再也无法净如白纸。

第一首歌，她曾和朋友们唱过整个夏季，也是始于这样一个炎热的七月。

上卷
年少无知



第一章 不是青梅，不是竹马

七月这天，梧桐巷里鸡飞狗跳。

赵有时的奔跑速度堪比火箭，几次差点撞到路人和老母鸡，马尾辫散开了也顾不得梳理，梧桐树下打着蒲扇的大爷大妈纳闷，喊她几声，只得到一个挥手的回应。

家门近在咫尺，赵有时刹不住车，这次终于撞上了人，双脚一踉直接跌进了路过的男生怀里，鼻头酸痛，也不说一声抱歉，推开对方就迅速溜进了大门里头，随即传来了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，年龄比她还大的木质楼梯“吱呀吱呀”地响，显然经不住她的折腾。

赵有时跑到二楼家中，边喘气边喊：“姐！”叫了几遍，无人回应，她走到卧室和卫生间看了一圈，才在客厅的餐桌上发现了字条，字条上字迹刚毅，弯折棱角分明，姐姐留言告知临时加班，厨房有一只宰好的老母鸡，是王阿姨养了多年的宝贝，让她炖来吃。

赵有时有些失落，捻着纸条发了会儿呆，感觉闷热，才发现辫子已完全散开，发圈不见了。

她下楼找了一圈，一无所获，只好跑回家里炖老母鸡，炖足一小时后关火出门，乘公交车来到时代大厦，走到老位置靠墙等候。

时代大厦位于主城区中心地段，附近都是商务楼，进出白领，光鲜亮丽，连脚下的大理石地面都不会蒙尘。下班时间一到，喧哗声陆陆续续传来。往常姐姐都会在这时出来，今天已过去半小时，却还不见她人影，赵有时从角落走出来，探头探脑地看向大门，天色渐暗时才见到一男一女从电梯里走出来，赵有时立刻喊：“姐……”顿了顿，又有些迟疑。

“怎么跑这里来了？”赵有为拄着拐杖，右裤腿空空荡荡，偏头跟男同事道别，等男同事走了，她才问，“等多久了？”

“没多久。”

赵有时拿过姐姐的单肩包，笑咪咪地看着她，赵有为说：“他是我同事。”

赵有时不解：“啊？”

赵有为尴尬，转移话题：“你还没说怎么跑这里来了，不是说过不用来接我吗？”

赵有时又笑眯眯地说：“王阿姨给的鸡我已经炖好了。”她说完有些腼腆羞怯，又故作神秘，磨磨蹭蹭地摘下书包，取出一张纸，红色的封面，硕大的字体，醒目的校名，不就是姐妹俩日盼夜盼的华大录取通知书？姐姐赵有为稳重如斯，而这一刻还是忍不住又哭又笑，尘埃落定的兴奋和喜悦旁人无从感受，赵有时又紧又沉的双肩顷刻放松。

那天晚上，半桌食物全进了赵有时的无底胃。她连吃了两碗饭，喝完半锅鸡汤，食量大得惊人，边吃边流汗，吃相却文雅，并不像饿鬼投胎。

吃得太多，赵有时饭后打嗝，姐姐吓唬她几次，赵有时说：“没……嗝……用。”喝水也不管用，赵有时只能打着嗝去厨房洗碗，时不时“嗝”一声，响亮清脆，听来惊悚，盖过了楼下老母鸡的叫声，赵有时忍不住傻笑，余光突然瞄到楼下的男生，又一声“嗝”破喉而出，不待她缓口气，一道暗器猛地袭来，赵有时捂住脸颊“哎哟”一声，脚边一颗石子滚了几圈才停下，石子上绕着一根有金色猫头鹰佩饰的发圈。

赵有时气鼓鼓地扒住窗户往下看，对方早就不见了。

第二天周日，赵有时要去茶楼打工，早早起床熬上粥，又去楼下买菜包油条，老大爷问她：“礼拜天怎么也不睡个懒觉？你姐姐今天要上班？”

赵有时说：“她不上班，我今天还要去打工，所以先买点早饭。”

一个中年大妈提着一把剑，经过早点摊时叫住赵有时：“哎，有时，昨天我叫你半天，你怎么不搭理我？”

赵有时见到她，这才想起昨天兴奋过头的事情，忙说了声抱歉，又道：“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，昨天赶着拿给姐姐看。”声音轻轻柔柔，似有些羞涩。

大妈笑她：“这么好的事情，你还不好意思了。你闵闵哥哥说你一定是拿到录取通知书了，还真被他说中了。我就说你有点本事，我家那臭小子当初就差了华大三分，不过念什么学校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好工作，他现在做暑期工，领导也器重他，昨天加班到晚上九点才回来！”昨天她还跟儿子夸这赵家的姐妹俩，姐姐缺一条腿，照样考上大学，毕业后进入大企业；妹妹成绩优秀，又乖又听话，文文静静，两姐妹将来必定前途无量，过了一会儿又唏嘘她们家里的遭遇，也不知是谁八字过硬，克父克母。

赵有时想到对方的儿子，心里哼了一下，笑着跟她道了别，这才跑回家里放下早点。

她打工的地方在清元河边的茶楼，周围景色美不胜收，河岸两边大多是明清

样式的建筑，白天雅致脱俗，夜里灯光璀璨。泸川市有许多旅游胜地，这里就是名胜之一，每逢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，连带茶楼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今天却是例外。赵有时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，一头冷冷清清，一头传来压低声音的叫骂，服务生小艾见她出现，连忙上前说：“你可来了，今天也不知道吹了什么邪风，茶楼被人包场了，听说是那谁。”她说话不带喘气，“这就算了，其中一个男的居然还调戏蒋方瑶。你说那个小祖宗，怎么能受这个气，领班在求她别闹事呢，她是你姐们儿，你快去劝劝！”

蒋方瑶娇生惯养，从不受气，打工纯属凑热闹，哪里能忍受自己被调戏。赵有时没想到会出这种事，制服也不急换，立刻朝小艾指的包厢跑去，刚走近就听纱帐里的人说：“你哭什么哭，多大的人了，被人嘴上占点便宜能少块肉？”

蒋方瑶哭道：“我还被他拦下了，他差点就要动手动脚，你居然帮他不帮我！他是你什么人啊，你可是我大哥！”

“别，我爸妈没生女儿，别跟我攀亲戚！”说着，他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把水果刀，往蒋方瑶手中一塞，“气不过就给他一刀，哭哭啼啼没完没了的！”

蒋方瑶气急，握着水果刀尖叫：“翟闵，你是不是人啊？那流氓可是你带来的人，不帮我出气就算了，你还要我杀人？”

“你自己受委屈凭什么是别人帮你出气，我欠你的？”他没多大耐性，“蒋方瑶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有胆子你就捅他一刀，没胆子你就动动脑，把刀塞他手里喊人报警，告他谋杀，刀上有他指纹，还有人证，你还怕报复不了？自己动手是蠢，栽赃嫁祸才是有脑，别在这里又喊又叫丢人现眼，回去反省反省！你站那儿干什么？进来！”

赵有时一个激灵，才反应过来对方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自己说的。

翟闵不再理会蒋方瑶，径自走出包厢，对赵有时说：“你们领班在招呼客人，你先陪陪她。”说完瞥一眼赵有时的马尾辫，束发的头绳上镶着金色的猫头鹰图案，就跟它的主人一样呆傻。翟闵想到昨晚的人鸡二重奏，背对蒋方瑶，朝赵有时一笑，笑容痞气又刻薄。

赵有时很肯定自己讨厌那笑容，痞气等同轻浮，刻薄代表嘲讽。她不明白那笑容是不满她撞到人道歉，还是嘲笑她打嗝打得太夸张，她的左颊似乎还有石子擦过的微疼感。等翟闵彻底消失，赵有时才走到蒋方瑶面前，扯了扯她的胳膊说：

“别哭了，把刀放下。”

蒋方瑶如今不再觉得委屈，心中只剩气恼羞愤，眼泪不是说停就能停的，她也不想哭，可一看到自己手里握着的那把水果刀，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：“我蒋……蒋方瑶算是看透翟闵了，亏我们一帮人管他叫大哥，他……他就是个流氓头子！”

“好了好了。”赵有时悄悄握住她的手腕，抽了一下水果刀，刀刃锋利，一抽不动，蒋方瑶仍使劲握着。

“他那种人，大家……大家都被他骗了！什么大哥、优等生，流氓才是他的本质！学校老……老师，就爱每次请他回去给新生讲话，他……他怎么不教他们拿刀捅人！”蒋方瑶抽抽噎噎，“赵小时，你……你离他远一点，你们家住得近，千万离他远一点！”

赵有时说：“我跟他本来就不熟，你别哭了，那个欺负你的人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”

蒋方瑶闻言，决定将满腹委屈向赵有时倾诉一遍。赵有时听来皱眉，毕竟她也从未遇见过这种事情。眼见蒋方瑶双眼红肿，赵有时心疼，抽出纸巾不断递去，间或愤愤，脑中构想报复画面，可惜她们都是思想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，只能咬碎牙齿往肚里咽，两个小女生你一句我一句，只能做些无用的安慰，直到领班过来喊人，她们才停止。

“瑶瑶啊，好了，我放你一天假，别委屈了，这次的客人我们不好得罪，刚才他们托我跟你道歉了，他们的兄弟口没遮拦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啊？”领班好言好语，又对赵有时说，“小时，你去那里帮忙，别让小艾她们过去，那几个小丫头最爱八卦，你稳重点，去吧，我陪瑶瑶。”

包场的客人没要包厢，选择大堂靠窗的位子，正对清元河，一览全景，视野开阔。赵有时换上制服，新鲜的点心刚好出炉，她端着托盘走到窗边，见翟闵对面坐着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，两人正在说话，远远两桌各坐两人，围绕他们，警惕地观察四周，见到赵有时过来，四双眼睛齐齐盯着她。

赵有时心下嘀咕，脚步下意识迟疑，听到那个三四十岁的男人说：“你是翟成的弟弟，也就是我的弟弟，你明年就要毕业，有本事，有学历，我身边也缺大学生，给别人打工，不如来我这里做管理，我怎么也不会亏待你。”

翟闵道：“谢谢杨哥，真不用，我现在正在实习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”他说着，瞥了一眼赵有时的方向。

赵有时已经走近，放下点心示意他们慢用，翟闵拿起茶壶替对方斟茶，说：“这里点心不错，杨哥，今天你请客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”

杨哥笑了笑：“行，我们先吃。”又看向赵有时，“小姐，给我那两桌兄弟上些点心，上完站旁边，我有事叫你。”

赵有时只能再次折回厨房，送上点心后老实地站在角落里，目不斜视，却总有话语断断续续飘来。

翟闵和杨哥聊了聊点心，又说起其他。杨哥道：“你现在在哪里上班？”

“时代大厦。”

“那里确实不错。”杨哥点点头，“时代里面，什么样的精英都有，你有实力，要出头不难，可我这里能让你一步登天。”他抬了一下手，制止想要开口的翟闵，“你听我说完，你十岁的时候我就给你买过变形金刚，也算看着你长大的，知根知底。这些年我身边没个可信的人，有些生意也做累了，当年剩下的唯一一个弟兄，现在也在外乡娶妻生子，一双儿女都能打酱油了，这几年我也在慢慢转行，过手的钱全都干干净净，你过来帮我，不需要任何顾虑。”

翟闵玩世不恭道：“杨哥，你这是不了解我，真当我有什么本事？吃喝玩乐我在行，真要去帮你的忙，我怕也是帮倒忙。”他又替杨哥斟了一杯茶，诚心诚意地说，“我也不瞒您，我确实没打算给人打工，朝九晚五的日子我受不了。以前我赛车、拳击、台球，有什么玩什么，最后一无是处，只有一点好，那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多。”

他放下茶壶，继续说：“我有一个师兄，现在开了一家小公司，让我过去帮他。他做电子商务，我也算专业对口，我其他本事没有，就打算跟着他混日子，不用担责任，平时迟到早退也不担心别人说，有时间还是吃喝玩乐，我的性格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您也知道我懒散惯了。”

杨哥拿着茶杯敲了两下桌子，说：“半个小时，我受你两杯茶，再说下去，就该第三杯了。你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男人该有的野心。”

翟闵低头抿了一口茶，并不说话，只有赵有时看到他嘴角带笑，下一秒她立刻挪开视线，低眉敛目，有些心虚，脸上发烫。杨哥注意到翟闵的视线，转头朝赵有时的方向望去，回过头来笑问：“怎么，喜欢那个小妹妹？之前哭哭啼啼那个呢？”

翟闵笑说：“您也说了，是小妹妹，两个都还没断奶，出门还背双肩包呢！”

杨哥道：“那正好，你帮她们断奶。带回去养熟了，可比外面乱七八糟的女人好。怎么样，看上哪个了，还是两个都喜欢？”

翟闵告饶：“杨哥，小声些，可别把这个也惹哭了。”

杨哥哈哈大笑。

最后几句话杨哥本就压低了声音，赵有时并没有听见他们的聊天内容。她脸热，是因为站在这里被迫灌进些话像是偷听，好像窥探到了见不得人的秘密，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告诉她这并不道德，也不应该，可是她身不由己，又不能塞住自己的耳朵。

脸上的温度渐渐恢复正常时，那两人的谈话也已接近尾声，杨哥说：“以后有需要随时开口，想自己开公司，我也可以投资，不用跟我客气，总之就那句话，你可以随时来我这边帮忙！”

“谢谢杨哥，我记住了！”

翟闵起身，又听到杨哥问：“对了，你妈最近身体怎么样？”

翟闵道：“还不错，每天早上都和一群大爷大妈练剑打太极。”

两人离开座位，远处两桌的四人也一齐站了起来，浩浩荡荡一行人朝门口走去，领班这时才出现，恭恭敬敬，低头哈腰，直到他们渐行渐远，领班才直起身，小艾早就迫不及待地跑来，科普道：“我刚刚上网查了新闻，那个人叫杨光，我们市里最有名的会所和酒店都是他的……”

她还没科普完，就被领班打断：“行了行了，我就知道你们这几个小丫头要八卦，快去做事。”又对赵有时说，“瑶瑶刚才说要辞职，她爸刚开车来把她接走了，她让你空下来给她打电话。”

不过一个上午，赵有时像是经历了几周，一天下来该科普的已被科普，她还得抽空将科普内容转述给蒋方瑶，蒋方瑶听完之后问：“那我们是不是不能报复了？”

赵有时留意到“我们”二字，突然想起翟闵说的“你自己受委屈凭什么要别人帮你出气，我欠你的？”蒋方瑶把他当大哥，大家也敬他重他，没想到他竟然冷漠如斯。赵有时又想，他究竟是冷漠，还是不敢和那个“杨哥”作对？她突然忆起翟闵低头喝茶时的那抹笑。

翟闵告别杨哥，去了一趟师兄的公司，回家后已经晚上九点，翟母端出消夜和老火汤，打开空调，又坐到他旁边给他打扇子，心疼道：“今天礼拜天也要加班？赵有为也没有去公司啊，你还是学生呢，别傻乎乎的什么事情都做，让那些拿高工资的人去做啊！”又说，“这个鸡汤怎么样？我下足材料熬的，你王阿姨总共就养了两只鸡，一只昨天卖给赵家了，我今天马上把另一只买来了，正宗土鸡，赵家那个小丫头熬汤放香菇和竹笋，我跟她熬的不一样，你看看我下的材料……”

翟闵的动作顿了顿，鸡汤含在口中，味道确实鲜美，他想起昨晚的“咯咯咯”，咽下汤时，觉得有些不适，翟母还在说：“对了，昨天还真被你说准了，她还真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难怪风风火火的，我还真没见过她跑来跑去的样子，没想到跑得还挺快。”

岂止跑得挺快，简直跑得足下生风，披头散发，横冲直撞，目中无人，小哑巴闷葫芦，也就只能跟老母鸡交流。翟闵将鸡汤一口闷干，说：“妈，再来一碗！”

赵有时的暑期工作进行得无比顺利，同事有爱，领班善良，高考前姐姐不允许她打工，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，因此她极为珍惜，即使薪水微薄。

月中按例发薪，赵有时没有做满一月，信封里的纸钞很薄，领班把蒋方瑶的

薪水交给她，说：“你给她带去，她要是气消了，还可以回来。其实她那大小姐脾气，还真不适合做服务行业。”

赵有时认同领班的话，可成长总需要锻炼，不尝试怎么会有改变，即使最后撞得满头包，也好过一声“我觉得我怎样，我觉得我如何，我觉得我不行”，“觉得”二字，最能产生让人捋脸的冲动。

赵有时这样想着，刚好家中座机响起，接起一听，先是传来松口气的呼声，紧接着便是：“幸好你在家，赵小时，我觉得……”

蒋方瑶犹豫不决，赵有时问：“什么？对了，我什么时候把薪水给你？”

“对对对，我有薪水！”蒋方瑶突然激动起来，“赵小时，我现在在省第一人民医院，正好需要钱，你待会儿帮我把钱带来，还有……”

她又开始吞吞吐吐，赵有时看向卧室门口，朝姐姐对口型，又指指电话，好半天才听到蒋方瑶一鼓作气道：“还有，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你把翟闵找来。我今天把上次欺负我的那人给揍了，现在他在医院，我和冰冰被他的兄弟抓住了，他们说要让我们‘欣赏颜色’。”

用词真文雅，如今小混混也注意遣词造句了。

通话时间有限，蒋方瑶似乎在躲人，声音很小，语速从慢到急，只将大致情形告诉赵有时。原来今天蒋方瑶和冰冰在室外烧烤，正好见到那人提着食材从她们面前经过，她们周围没有其余烧烤位，斜对面是空无一人的公厕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蒋方瑶血液直冲脑门，抓起盛放垃圾的麻袋往他头上一套，让冰冰将他拖进了公厕，抄起公厕外的拖把将他打得头破血流，可她们忘记了没人会独自来这里烧烤，那人的同伴很快就找来，将她们“人赃并获”。

蒋方瑶如今被扣押在医院里，对方正召集兄弟，给了她两个选择，要么把她的头打破，要么赔偿十万元，蒋方瑶六神无主，不敢找父母，突然想到翟闵和那些人认识，这才打来电话。

“我刚给他打过电话，他手机落家里了，是他妈妈接的。他妈妈说他在公司加班，赵小时你帮我找找他吧，只有他能帮我了！”

赵有时心急如焚，想训斥她又怕耽误时间。挂断电话后她问姐姐：“姐，翟闵在公司加班吗？”

赵有为奇怪她问起翟闵，回答道：“今天不加班，我看到他早就走了，你要找他？”

赵有时赶紧把蒋方瑶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姐姐。赵有为说：“怎么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？赶紧通知她爸妈啊，你去找翟闵有什么用？你们这些小女生简直胡来！”

赵有时没有那么拎不清：“我没有她爸妈的联络方式，她死活不肯说，我总不

能去学校问老师吧？那样事情就真的闹大了。”

赵有为冷静下来，想了想说：“有几次晚上加班，我走出公司的时候看到翟闵从附近一栋楼里出来，就是那栋商住两用楼，听说他在那里兼职帮他的一个朋友，他很可能在那里。”

赵有时背上书包，穿上凉鞋准备出发，转头见到姐姐拄着拐杖也要换鞋，她赶紧拦住：“姐，我一个人去就行，你待在家里。”

“不行。你一个小姑娘瞎跑我怎么可能放心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“我只是去找翟闵，其他的事情我不管，你不用担心。”赵有时好说歹说才劝服姐姐留在家中，临行前还被姐姐塞了一部手机，让她到达后打电话回来。

赵有时没有手机，跑出梧桐巷后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又拨了一通电话告知蒋方瑶。出租车时速远胜公交，司机尽量避开晚高峰路段，绕远路将赵有时送达目的地，赵有时马不停蹄，立刻奔进商住两用楼，凭那天在茶楼里听到的聊天内容，她在电梯边的金色指示牌上找到了三家电子商务公司，按照楼层一一找去，最后在二十三楼找到了“木子科技”。

开门的是一个高个男子，穿着简单的T恤，戴着一副眼镜，长相俊朗，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赵有时瞄了一眼屋子，只看到几张办公桌和面朝门口的两台古怪电脑，办公室灯光瓦亮，并不见其他人：“你好，我找翟闵，请问他在这里吗？”

对方打量赵有时，正要说话，屋内的一扇门突然被打开，随即传来马桶冲水的声音，翟闵步出，挑眉望向门口：“你？”

赵有时谢天谢地，冷汗热汗全都贴在后背，她忙道：“蒋方瑶出事了！”

赵有时迅速将情况说明，翟闵听罢，嗤笑一声，走到办公桌边，突然拿起了一个快餐盒，盒内是盖浇饭，尚热气腾腾，赵有时诧异，叫了一声：“翟闵！”

翟闵低头吃饭，高个男子看看他，又看看赵有时，走到饮水机边接了一杯水，对赵有时说：“你先坐下喝点水，慢慢说。”

赵有时道谢，但她根本没有心思喝水，她盯着翟闵，虎视眈眈，目光发烫，翟闵大口吃饭，偏头看她一眼，举着筷子指向她，声音含糊：“你跑这里来，你姐姐知不知道？她就没拦你？蒋方瑶脑子有坑，她的毛病传染你了？”

赵有时又气又急：“这次真的会出大事！她们就两个女生，你不去救她们，她们就麻烦了！蒋方瑶的爸妈我又不认识！”

“她们就两个女生，怎么就把一个大男人给揍了？”

翟闵的问题莫名其妙，赵有时却还是顺从回答：“冰冰是运动员，她力气很大。翟闵，你跟杨哥认识，你打个电话给杨哥行不行？”

翟闵又扒了一口饭，狼吞虎咽，似乎饿极，对面的高个男也在吃饭，翟闵突然一指，说：“你猜猜他姓什么，猜出我就打电话。”

高个男无辜地望了望赵有时，赵有时发现自己终日平淡的情绪在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变化，暴躁，恼火，想掐人脖子，最好能把翟闵嘴里的饭菜抠出来再糊他一脸，她控制情绪，说：“姓李！”公司叫“木子”科技，她不知道翟闵问这个有何用意，他想东扯西扯，她也只能奉陪。

“嗨！”翟闵靠上椅背，架起双腿搁在办公桌上，他光脚，双脚又宽又大，小腿都是腿毛，结实黝黑，说，“你进门看到‘木子’科技，想当然以为他姓李，没错，公司老板就姓李。”

赵有时一喜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又听翟闵说：“可是谁告诉你他是公司老板？”翟闵甩下筷子，转过椅子面朝赵有时，“他姓丁，老板现在不在。赵有时，想当然很容易，你想，你去做，别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，谁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杨哥就管用？杨哥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兜着尿布呢，什么人能有这么大面子，去一个电话，就能叫杨哥让自己兄弟白流血，还是叫两个女生给揍的，不光流血，还丢面子？”

赵有时已明白翟闵的意思，懵懵的，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：“那怎么办？她们还在医院，哪里有十万块钱……”

她面色苍白，来得着急，脸颊上汗水黏着头发，此刻神情恍惚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到底是未曾经事的小孩，翟闵生怕她晕在这里，或者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只能来个举手之劳，问：“有没有手机？”

赵有时猛点头：“有的有的。”立刻掏出来，双手奉上，老老实实。

翟闵笑了笑，笑容依旧让人讨厌，赵有时却顾不得去分析这次是嘲笑她什么，只见翟闵拨了号，只按键三次，漫不经心地对着手机说：“是派出所吗？我要报案。”

赵有时大叫：“翟——”

“闵”字还没出口，原本懒散躺坐着的翟闵突然跳了起来，一把捂住赵有时的嘴，他的手同样宽大，竟然罩住了她大半张脸，赵有时吓呆，连连后退几步，抵到了单独放置在后面的老板办公桌。翟闵一手扣着她，一手拿着手机迅速报完警，这才放开她，吊儿郎当地笑：“搞定！”

赵有时这次当真怒了：“你怎么能报警？伤人会留案底的！你怎么能这样对蒋方瑶？要报警她还要找你做什么？你凭什么报警？”

小哑巴闷葫芦也会声嘶力竭怒气冲天，翟闵稀奇，像看怪物一样地盯着她，说：“你能考上华大，智商应该没问题，两个小女生把一个大男人揍出血，你信？”